

湛 容：

走投无路

李佩甫：

红蚂蚱 绿蚂蚱

史铁生：

插队的故事

韦君宜：

妯 娌

莫 言：

红高粱

王 蒙：

名医梁有志传奇

从维熙：

风泪眼

中篇小说选



第 1 辑

1986

中 篇 小 说 选

阎 纲 肖德生
傅 活 谢明清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刘海虹 于砚章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一九八六年中篇小说选(第一辑)

1986 Nian Zhongpian Xiaoshuo Xu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410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8 $\frac{3}{8}$ 插页2

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2,980

ISBN 7-02-000152-1/I·153

书号 10019·4222

定价 4.20元

小 序

1986年的中、短篇小说一如往年，中篇上千，短篇过万，乱花迷眼，大有望洋兴叹之慨。

严肃的作家是不会忘记人民的。他们关心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，他们的创作密切联系实际。1986年度，作家们普遍重人生、重人物心理，尽力开拓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探索人物心灵深处的奥秘，注视社会各阶层、各种各样的人的心理变化。作家一旦深入到各种人的心理，他们也就找到美学的最佳视角，从而打开广阔的艺术空间。天地无限大，固有的形式总是要被突破的；思想解放了的作家在借鉴西方和光大传统方面寻找出路，创立流派，确定个性。小说的视野愈来愈开阔，作家的手法愈来愈新颖，创作个性愈来愈独特。作家们正在进行文场角逐——友谊竞赛，看谁能标新立异，新得出众；看谁博观约取，博大精深。当然，艺术创新难矣哉，出奇制胜者有之，莫名其妙者亦有之。

改革之年呼唤改革文学，对此不应轻视或蔑视。这方面的好小说太少了。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6年对北京2400名职工的调查统计，百分之七十五的职工读各类文学作品，最爱读的则是表现改革人物、改革题材的，具有“思想的深刻性和时代感”、“情节生动，人物形象真实”和“表现手法新颖、娱乐性强”的作品。可惜，正如上海一些企业界人士所说，反映改革生活和人物的小说太少了，而且艺术感染力不强，缺少深邃的内涵。他们

说：“作家还不了解各种改革者的复杂感情。”又有评论家指出，“远”（远离现实）、“淡”（含义淡薄）、“性”（生理刺激）、“怪”（如读天书）是文学创作的病态现象。要是说早先提出“新”、“奇”、“怪”不无创新真意的话，那么现在搞什么“远”、“淡”、“性”、“怪”就奇哉怪哉，实不足取。此风不可长，可以休矣！

我们编这本集子，仍然遵循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定的编选原则，力求选拔有较高思想水平，题材、风格、手法多样的小说作品；某些曾有异议但内容健康，方法上有新的探索，具有一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，也酌量收入。作品目录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。

我们认真地读，严肃地选，并不那么好选。读者中意否？

编者

1987年4月

目 录

- 走投无路 谌 容(1)
- 红蚂蚱 绿蚂蚱 李佩甫(83)
- 插队的故事 史铁生(127)
- 妯娌 韦君宜(244)
- 红高粱 莫 言(295)
- 名医梁有志传奇 王 蒙(376)
- 风泪眼 从维熙(417)

走投无路

湛 容

一 找柯尔柯尔卡去，对！

一阵怪风，拔地而起，把他卷上半空中。脚，没个踩的。手，没个抓的。飞沙走石，迎面扑来，防不及，躲不了。只觉得头破血流，昏天黑地，咕噜噜跌进了万丈深渊。

一排巨浪，呼啸而来，把他推入漩涡里。眼睛，睁不开。身子，往下沉。鼻子里，呛水。五脏六腑，都翻腾到嗓子眼儿里。晕头转向，六神无主。头朝下，直溜溜往下戳。完了，这回喂鱼了。

猛地睁开眼来，他站在大街上。

高楼，矮房，铁门，栏杆。大卡车，自行车，平板三轮，摩托。皇冠，奔驰，超豪华，大上海。男人，女人，老头，小孩。穿西服的，着牛仔裤的，戴大沿帽的。交警手持指挥棒。红灯，绿灯，黄灯。人行道，电线杆，大喇叭。

啊，大喇叭！

“……免去王光泰南方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厂长的职务……”

“……免去王光泰无缝厂厂长职务……”

“免去王光泰的职务……”

早就不是“文革”那阵子了。免职就免职，下台就下台，何必

通过高音喇叭向全世界广播？而且，翻来覆去，一遍又一遍，没完没了。

“改革，改革，改得好吧，连自个儿的饭碗都改丢了！”

这也是大喇叭里的词儿？不对！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墨迹未干，怎么就不算数了？噢，这是老婆的声儿。她不是蹲在门坎上生闷气吗？怎么也凑到喇叭跟前喊话来了？唉，妻贤夫壮，她压根儿不懂这个理儿。自打开始就反对闹改革，多次预言改革没有好下场。没想到，没想到竟被她说中了。

王光泰站在大喇叭底下，只觉万箭穿心，身上冷簌簌的。他紧了紧领带，把西服的小领子翻了上去，急忙走入匆匆的行人之中。

得月楼、五芳斋、锦江饭店、黑猫酒吧。烤鸭、烧鹅、太爷鸡，油汪汪的，肯定都经过防腐处理，采用的进口涂料。吊炉烧饼、安徽麻饼、山东煎饼，圆溜溜的，肯定都用矫直机矫正过，精度极高，产品一流。热轧管、冷拔管、薄壁管，质量都达到或超过部颁标准，荣获全国评比银质奖章。烤肉串，大麻花，螺丝转儿，疙疙瘩瘩，曲里拐弯，统统都是废品，统统给我回炉。拉直了，伸长了，这才是正品，省得人家退货，打官司告状。大穿孔，小穿孔，无坚不摧，一家伙就给你戳个窟窿，一戳到底，才是正经的无缝钢管嘛。

轧了一道又一道，毛坯进去，成品出来，一根根钢管由红变黄，由黄变蓝，瞧着舒坦。走了一圈又一圈，绕过去，又绕回来。这个食品商场，活象个圆滚滚的大桶，转来转去还在桶里。多大的口径？“南钢”轧不了，“鞍钢”也未必能轧。那城门洞，是哪家厂子的穿孔机轧出来的？坯料又是哪家厂子提供的？这是上海的城隍庙，天津的食品街，北京的隆福寺，怪不得人如潮涌。

食品商场、百货商场、家用电器商场，连破烂都有旧货商场，

唯独无缝钢管没有商场。食品一条街、服装一条街、旅馆一条街、文化一条街，连床上用品都有一条街，唯独不见无缝钢管一条街，全国有多少钢管厂？品种规格有多少？高压锅炉管、小口径地质钻进管、液压支柱管、潜油电机管，加上各种断面的异型管，难道摆不满一条街，开不了一家商场？

无知，偏见。文盲，科盲，无缝钢管盲。衣食住行，油盐柴米，传统观念，根深蒂固。有谁知道无缝钢管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？没有无缝钢管，就没有今天的世界！钻探、采油、发电、运输，哪一件少得了无缝钢管？吊炉烧饼好吃，没有无缝钢管，烤得熟吗？皇冠汽车飞快，没有无缝钢管，跑得动吗？人们啊，你们享用无缝钢管提供的幸福，却不知道世界上有无缝钢管，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“南钢”无缝钢管厂厂长王光泰——著名的“钢管王”已经被撤职。

委屈、孤独、心酸。空空虚虚，没着没落。街上的人，各奔东西。上班，回家，入研究所，进科学院，下馆子，接孩子，开会，幽会。崇高，卑微，伟大，庸俗，各有目标。唯有自己，没有目标，没有去处，没有地方说理去。这么大个中国，工农兵学商，行行都繁忙，谁关心你一个无缝厂厂长升降沉浮？谁管你那个角落里孰是孰非！

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上哪儿去？不知道。噢，莫非这里是叽哩咕噜市？电视上介绍过：市容整洁，交通方便，经济繁荣，文化发达，报纸、刊物如雨后春笋，层出不穷，蓬蓬勃勃。

车少了，人稀了，街宽了，夜静了。找谁去呢？初来乍到，在这叽哩咕噜市没亲没友，也没带介绍信。谁肯给一个身份不明的异乡人一个住处，赏他一碗饭吃，听他诉一诉衷肠？

“南钢”的“钢管王”，果真就没有一个人知道？前几年，《明星厂长》、《工业先锋》、《开拓健将》等全国一流期刊，发了多少专访、通讯：

《王光泰救活了“南钢”无缝厂》

《三年迈出三大步——王光泰畅谈企业改革》

《开拓型的企业家——王光泰》

《沉着坚定的改革者——王光泰》

一家大型文学刊物，甚至发表了以王光泰为主人公的七万字报告文学《雄鹰在飞翔》。

怎么会没有人知道王光泰！

啊！文学多么神奇，多么光辉。这些作家真有本事。芝麻大点事儿，到了他们笔下，左一个描写，右一个刻画，弄得神乎其神，是那么回事，又不是那么回事。作家的心是同人民息息相通的。对了，找作家去！他们都是见多识广，高人一筹的智慧的化身，力量的象征。找他们诉诉苦，请他们给出出点子。

可惜，这些年一头扎到改革里，平素同作家没有打过什么交道。现在临时抱佛脚，找谁去呢？王蒙？他事儿太忙，未必能见我。张洁？女作家，同这些女作家们谈心，诸多不便。蒋子龙？他倒写过不少改革的小说，可天津大老远的，怎么去啊！

找谁去呢？找……哈，哈！有了，真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叽咕噜市不就有位鼎鼎大名的小说家柯尔柯尔卡吗？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《军令状》一炮打响，威震文坛，誉满全球。在这本小说里，柯尔柯尔卡塑造的麻厂长性格多鲜明！

他姓麻，脸上没有一颗麻子。他膀大腰粗，个头又大，长得又黑，还有点驼背，外表丑陋，内心俊秀。他立志改革，气魄大，

主意多，千难万阻都不怕。他立下的“军令状”风靡全国，厂长皆知：

“本人决心在短期内率领全厂职工改变电视机附件厂生产面貌，扭亏为盈。一年不见成效，请降工资一级；两年不见成效，请降工资两级；三年不见成效，请降工资三级。事不过三，连降三级，仍不见成效，自动下台，决不食言。”

这是何等响亮的语言啊！

长篇小说《军令状》鼓舞了多少厂长锐意改革，开拓前进！《生活呼唤“麻厂长”》，是当年报纸上开辟的专栏大标题。《生活中的“麻厂长”》，是《明星厂长》周报发表的“钢管王”访问记的大标题。

柯尔柯尔卡是叽哩咕噜市第一号种子作家。找柯尔柯尔卡去，对！他是改革者的知心朋友，对工厂了如指掌，对改革知根知底。他开辟了“系列小说”的先河，创造了著名的改革者家族。《军令状》里的麻厂长；《大酒店》里雷厉风行，锲而不舍，被称为“张旋风”的张来宏经理；《五彩缤纷》里被誉为“女强人”的团委书记小金子；《巨钟当当响》里通过电视台向全市人民发表就职演说的改革市长李长鸣，哪一个不是万众瞩目的风流人物？

看，他柯尔柯尔卡大笔一挥，麻厂长拍案而起，走马上任；张旋风逢凶化吉，官复原职；女强人精诚所至，顽石低头。他那支笔刷刷刷，刷出了繁花似锦的新局面，刷出了改革者的胜利和欢欣。

他那小说里的世界，真个是满园春色无限。该红的花儿红，该绿的叶儿绿。狗不管拿耗子，猫也不管狗的闲事。鱼儿在河里游，青蛙在井底趴着。井水不犯河水，谁也不碍谁的事。大伙

儿安居乐业，心情舒畅，一片升平景象。有十分坎坷，遭万般磨难，全都是成功的陪衬，胜利的铺垫。到头来，改革者在阳关道上阔步，保守者从独木桥上掉河里，甭想爬上来。这般美好的理想王国，谁不愿意参加进去？

对，找柯尔柯尔卡去，请他评评这个理：“钢管王”立志改革，把“南钢”无缝厂从困境中解救出来，是有功还是有罪？他要是肯给拿个主意，指条出路，那就更好了。从他的小说里看，柯尔柯尔卡神通广大。机械厂、钢铁厂、电视机厂、印染厂，轻工业、重工业、第三产业，全在他书里跳。他笔下好人升天堂，坏人下地狱，爱憎是何等地分明，何等地解气！是真改革者就让他上台，上了台虽披荆斩棘，过关斩将，总能不断进取，得到成功。他的家族搞起改革来，想怎么改就怎么改，谁敢哼个不字？中纪委从不找他的麻烦，中组部对他的干部任免从不发表不同意见，他那儿人才流动好几年了，搞得可真活。比自由市场的兴起还早一二年呢。

想这其中必有奥秘。是的，这位柯尔柯尔卡肯定是通天的主儿。上头的熟人、好友车载斗量。中央经委他推门就进，穿着拖鞋，端着保温杯，跟大楼里的首长们拍肩膀称兄道弟。冶金部的部长、轻工业部的部长，更甭提那些司长、局长什么的，跟他那都是烟酒不分家的交情，见天一块堆儿坐着商量改革的方案，晚半晌一个桌儿上打打扑克，就把人事全安排了。

“搞改革，搞改革，看你的好下场！”

怎么回事？沉不住气的老婆啊，同床共枕这么些年，你咋这般地见识短？人生在世几十年，还能天天都那么顺当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不，一条大路就在眼前。王光泰啊，你枉自聪明半辈子！早想到柯尔柯尔卡，上任之前就该请教

一二，何至闹到如今这地步？

他仿佛远远望见柯尔柯尔卡身披金光耀眼的长袍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威武雄壮，由众厂长簇拥着飞马而来。

二 这么大个叽哩咕噜市， 哪儿去找柯尔柯尔卡？

听说如今的作家都忙得邪乎。夏天避暑，冬天避寒，不冷不热的季节在家里也不得闲。串门的、告状的、采访的、组稿的、拜师傅的、拍电视照相的，国内同胞、国际友人，每日里交际应酬，鼓足干劲，谦虚礼貌，昏头昏脑。又因“坐”在家里，打油，买醋，厕所的卫生纸用光了上街跑一趟的差事是少不了的。五光十色的活计忙得差不离了，抽空喘口气坐到桌子跟前摊开稿纸，还得死活鼓捣点玩艺儿出来。况且，这柯尔柯尔卡又是叽哩咕噜市的首席作家，又不知他家住何方，要找他那还不是大海里摸绣花针吗？

唉！

可是，一个八十年代的厂长，一个开拓型的改革家，哪能叫一泡尿给憋死。别说柯尔柯尔卡有名有姓，驰名于国内外。就是没名没姓的人物，只要拿出点开拓精神，地缝儿里也能刨出他来！

在大街上站了一会儿，王光泰马上有了主意：先去找《大酒店》里写的那个七星酒店。找到七星酒店还会愁找不到柯尔柯尔卡？这真是高招。当厂长的，没有几个高招行吗？再难办的事，你也能办；再难缠的人，你也能缠。这样的厂长才有威信，说话才有人听。

他打听了道儿，没有花半小时，就站在七星酒店门前了。

这七星酒店，果然是气象万千，不同凡响，称得起一座超级豪华大酒店。北京的长城，南京的金陵，广州的白天鹅，同它一比就差了一大截。这里，汉白玉贴面，大理石铺地，画梁雕栋，嵌金镶银。门前彩灯闪烁，车水马龙，雍容华贵。室内中西合璧，精益求精，灿烂辉煌。

王光泰擦了擦头发，整了整西服，以企业家特有的傲气，昂首阔步，把一批外国旅游者扒拉到两旁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长驱直入。待穿过大厅，来到一条紫色曲廊前，王光泰犹豫了：上哪儿去找柯尔柯尔卡呢？

“同志，您找谁啊？”一位年轻的服务员迎上来，态度彬彬有礼。

“我想打听一下……”王光泰说。

“打听客人的房间号码，请到前边服务台。”那服务员伸出胳膊拦住。

“我，我不找你们的客人，我找你们的主人柯尔柯尔卡。”王光泰的口气，好象他是公安局的。

“你——找——柯尔柯尔卡？”那服务员顿时作出一副怪相，上上下下，前前后后，把王光泰打量了一番，似乎在说，凭你这副模样还配找柯尔柯尔卡？

王光泰也不由得随着他的眼神把自己身上检视了一番。怪！刚才还穿在身上的西服、系在脖子上的领带不翼而飞。这会儿子，身上是一件皱巴巴的灰涤卡中山服，袖口破破烂烂的，胸前油腻腻的。背后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那小伙子在那儿咯咯地笑？他把手伸到背后一摸，好家伙，怎么搞的？王光泰忙把衣服脱了，展开在眼前一看，满是窟窿眼儿，二十五厘米的，四十五厘米

的，小口径，大口径，象是给几十台穿孔机穿了眼儿。

那小伙子笑得直弯腰。王光泰从他那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模样儿中，把他认出来了：他是《大酒店》里描写的那个调皮捣蛋的二嘎子。

“你不是李小龙吗？”

“不错，是我。同志，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柯尔柯尔卡一个穷作家能到这地方来吗？你知道在我们这儿住一夜要多少钱？吃饭要多少钞票？”

王光泰一惊：

“小龙，你怎么没良心，你们不都是柯尔柯尔卡创造出来的吗？”

李小龙头一仰，眼一瞪：

“那又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比他强。他的工资还不够我的零头。他还不如马路上爆米花的土客儿呢！”

“小龙，你长进不大呀！”王光泰把那件满是窟窿的罩衣挽在了手臂上，完全以一种长辈的口吻说，“你们柯尔柯尔卡就这么教你们待顾客的——只认衣衫不认人？你笑我穿得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李小龙傻了：这人——是谁呢？别瞧穿得不怎么样，还真有点“派儿”。

正在这时，一位长得漂漂亮亮的女服务员，走了过来。王光泰一眼就看出，这姑娘是《大酒店》里描写的客房部经理——“热情之花”刘秀美。

“请问，您贵姓？”

“我姓王，王光泰。”

“噢！您就是‘钢管王’吧？”刘秀美两眼熠熠放光，脸上笑得

真象柯尔柯尔卡形容的“跟一朵花儿似的”。她款款地走上前来同王光泰握手，说道：“柯尔柯尔卡同志很忙，他不常到我们店里来。张经理在办公室，您有什么事，跟他谈谈，行吗？”

热情，周到，可亲，可爱，皮肉细嫩，质地轻柔，真是朵逗人喜爱的“热情之花”。可是，从王光泰嘴里吐出来的只有端端正正一个字：

“行。”

游廊两侧，已围了一些中外旅客和服务员。他们站在两旁，望着这深夜来访的不速之客，由刘秀美引路，很有气派地穿过长廊，进入后花园里一幢古香古色的小楼。那小楼门前早有美少年开门迎客。刘秀美领王光泰拾级登楼而上。

楼上是超豪华雅座。一派幽雅富贵情调不必细表，在柯尔柯尔卡书中已有细致描写。只是王光泰猛一踏进这朦胧灯光下的雅室，仍觉遍体舒适，不胜惊异。

“张经理，来客了。”刘秀美象征性地敲了敲门，早已把门推开了。

张来宏正埋头在桌上的一大堆图纸中。听说来了客人，他忙站起身来，没等王光泰自报姓名，就抢前一步说：

“王厂长，欢迎，欢迎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”

王光泰端详着站在面前的这位风云人物。这位年轻人，果然如《大酒店》里描写的一模一样，“黑眉毛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嘴边两道有力的纹路，显出刚强的性格。”照柯尔柯尔卡小说里介绍：“四家电影厂的导演相中了他，誉他为‘性格小生’，重金聘请，领衔主演。可他嘴唇一撇，坚决不干，一心一意扑在七星酒店的改革上。”

张来宏紧紧握住王光泰的手，好象是旧友重逢。王光泰不

由暗暗惊讶。自己同这位春风得意，正大展宏图的“张旋风”从未见过面，他怎么会认识自己呢？

“我在报上见过您的照片，还在电视新闻里见过您的镜头。”张旋风热情洋溢，话多得很，“您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您要不来，我还准备订飞机票，到‘南钢’找您去呢。”

王光泰顿时忘了自己是落难之人，好象也是刚下飞机，被关系户迎进宾馆似的，把胳膊上挽的衣服往椅子上一扔，顺势就在一张沙发上坐下，这才说：

“怎么，找我有事吗？”

张来宏指指桌上那堆图纸说：

“您看，这几年我们干得不错，赚了点钱，准备建二期工程，盖一座新的七星酒店。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钢材。‘天钢’、‘鞍钢’、‘上钢’、‘太钢’，我都跑了，解决了一部分；还有一部分解决不了，想请你们‘南钢’帮忙。”

“晚啰！现在我可帮不了这个忙啦！”王光泰神色黯淡。

想不到王光泰一上来就封口，这个“钢管王”真有点不同凡响。“张旋风”拿出锲而不舍的精神，连连向王光泰刮起旋风：

“我知道，您是无缝厂厂长，当不了‘南钢’的家，您总可以帮我们活动活动。我们虽说是初次见面，那真是一见如故，因为我们都是改革者。改革者的心是相通的。我相信，您是肯帮助我的……”

“唉！问题不在这里。我要是厂长，这个家我能当。可惜，我被撤了。”王光泰象霜打了的瓜秧子，蔫儿了。

这是真的？假的？托词？婉言拒绝？大名鼎鼎的“钢管王”，新型厂长，改革先驱，杂志上吹得那么起劲儿的，撤了？不能吧！

“您说的，是真的？”